

蔣志偉 任國祥 主編

國學經典叢刊

第二輯 二二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蔣志偉 任國祥 主編

國學經典叢刊

第二輯 二二一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第三册目錄

明史紀事本末（六）	一二八九一
明史紀事本末（七）	一二九六七
明史紀事本末（八）	一三〇五五
明史紀事本末（九）	一三一四一
明史紀事本末（十）	一三二二三
明史紀事本末（十一）	一三三一五
明史紀事本末（十二）	一三四〇一



國學經典叢刊

明史紀事本末（六）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明史紀事本末

（六）

谷應泰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史紀事本末

（六）

谷應泰著

國學基本叢書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八

平鄖陽盜

憲宗成化元年夏四月。荆襄盜劉千斤反。荆襄之上游爲鄖陽。鄖。古麋國。春秋時爲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賊作亂。終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互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漢中守臣以聞。且言不卽誅。恐有後患。上曰。小民爲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至。謫數人戍。餘陽聽撫。而大奸皆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闢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千斤遂倡亂。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爲劉千斤。正統中。潛往襄陽房縣。與僧尹天峯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尚。糾合馮子龍數百人。四散剽掠。通令男聰約子龍舉事。乃於大石廠立黃旗聚衆。據海溪寺。稱王。僞號漢建元德勝。僞署將軍元帥。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爲羽翼。衆至數萬。劫襄鄧境。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懸榜曉諭。而未受分討之命。賊猖爲故常。不肯散。恕聞於朝曰。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威。五月。命撫甯伯朱永爲總兵官。兵部尙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林貴監軍。合

湖廣總兵李震討劉千斤。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擣其巢。

二年春二月，擢鎮守荆襄王信爲都指揮同知。劉千斤之亂，荆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人突至，圍攻之。援絕，信多張旗舉火，日夜不息。歷四旬，閒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也，驚潰。信追擊大利。三月，提督荆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言：「賊首劉千斤在襄陽房縣豆沙河諸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遠安，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並進，剋期會勦。」上報曰：「兵不可遙制，悉如卿所議行。」五月，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平之。先是，圭至南陽，與撫甯伯朱永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永適有疾，留鎮。圭與唐愼、李震、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遠安進兵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揮劉清等亦自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勢逼，千斤走壽陽，欲出陝西。苗龍走大市，欲出遠安。卽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軼。千斤退保大市，與龍合。都指揮田廣進至雁坪，擊賊敗之。追及於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賊陣，斬其子劉聰。僞都司苗虎一百餘人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淖。圭身先士卒，至格兜，賊憑險爲拒。時諸路兵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聞圭來，倍奮勇。圭乃命劉清將兵千餘，由閒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圭與震儉攻其右，王信擊其左。鮑政衝其中，賊數萬餘迎戰。顧其營火，遂驚走。蹂躪死者無算，擊斬萬人生擒劉千斤，獻俘京師。與苗龍等四十人皆磔於市。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惟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深入巖險。會永病愈，更帥兵搜餘賊。六月，石和尚集衆千餘焚劫四川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命分兵討之。冬十月，提督湖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

時石和尚劉長子聚衆巫山。圭遣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隨賊向往勦之。賊計窮食盡乞降。圭遣指揮張英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餉之。俾居近營。既而并誘執劉千斤妻連氏及其僞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人。事聞。上命搜捕餘黨。賊平。諸將忌張英功。譖於朱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誣殺之。遂班師。十一月礮石和尚劉長子於市。敘平荆襄功。進撫甯伯朱永爲侯。李震與甯伯白圭進太子少保。

四年春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璫爲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流民。

六年冬十月。荆襄賊李鬚子聚衆反。先是賊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會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鬚子新鄭人。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彪走免。糾合餘黨小王洪石歪膊往來南漳內鄉渭南開復。倡流民爲亂。僞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荆襄南陽爲之騷然。十一月。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討李鬚子。

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項忠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等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忠曰。流民逃聚山谷。陷盜中不能自脫耳。乃駐兵分布險要。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攜老弱來歸。王彪引數十人覘軍。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尙書白圭言。賊黨困饑寒。出於迫脅。宜敕項忠相度機勢。計撫綏長策。不必調永順保靖土兵。以滋騷動。忠奏曰。賊據險在萬山中。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臣奉詔旨。開諭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懷疑懼。且王彪雖授首。而渠魁李鬚子尙伏竄。設復再聚。重調爲難。上報曰。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

眷戀生業。不至爲非者。用心設法撫安之。十一月。荆襄南陽流賊平。進總督軍務項忠。右都御史。敕留撫治。忠之用兵。荆豫也。遣人持榜入山招諭。負險不服。卽縱兵勦不赦。李鬍子勢孤。潛伏山寨。忠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遇鬍子於竹山縣。盡死拒敵。爲官軍所擒。小王洪尙有衆五百屯於均州龍潭。亦破擒之。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家業延子孫未嘗爲惡者。兵入盡草薶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貴者又多道死。棄屍江潯。議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旣樹平荆襄碑。或亦呼爲墮淚以嘲忠云。十二月。都御史項忠獻荆襄俘李鬍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尙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八年夏四月。給事中梁璟疏劾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縱殺要功。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慮。今及蕩平。卽議其後。非所以激勸天下也。兵部尙書白圭又言。忠所上荆陽功次文冊。與震前後不同。請勘。上亦不聽。五月。都御史項忠乞致仕。慰留之。召還院。先是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劾。因乞骸骨。上溫旨答之。

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自成化初年。陝西至荆襄唐鄧之間。皆長山大谷。綿亙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鬍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乃著流民說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并於襄陽。垂今千載。甯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藉。遠諸

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業。則流民皆齊民矣。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賓凡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傑往莅其事。秋七月。北城兵馬吏目文會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閒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匿聚爲非。正統中民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劉千斤。石和尚。李鬍子。相繼作亂。大臣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能保無後日之患。謹條上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所附籍者。領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願回籍者聽。曰。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良有司爲之撫綏。軍衛官爲之守禦。則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之處。加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日趨於善矣。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傑采其言用之。九月。都御史原傑奏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邱。山勢縣互。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邱。劫帑藏。執縣官。民庶騷動。誠宜思患預防。今請於汝甯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令二司巡守。官選壯丁。備器械馬匹。委任二官督之。緝捕盜賊。又信陽軍民雜處。奸盜尤衆。請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請遷置縣馬頭山。詔悉如所言之。十一月。開設湖廣鄖陽府。卽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時都御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至則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諸父老皆忻然。願附版籍爲良民。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之。令開墾爲永業。以

供賦役。置郡縣統之。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津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爲商南。山陽二縣。而以商縣爲商州。使流寓土著者參錯以居。又卽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行都司衛於鄖陽。以保障控禦之。經畫既定。乃上其事。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鄰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爲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己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上遂擢道宏爲大理少卿。代傑撫治。馳璽書賜傑召還。以爲南京兵部尙書。傑勞苦成疾。南還。竟卒於驛舍。荆襄之民聞之。無不流泣者。尋以撫治鄖陽大理少卿吳道宏爲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著爲令。

谷應泰曰。鄖陽斗絕西北。錯處陝蜀。南下則光信。南陽。豫州之城。漢北楚山。又皆蜿蜒互屬。下抵鳳陽。廬霍地徧千里。壤接數省。河流四達。複嶺萬里。麋羅之故國。鸞熊之邊陲也。終元之世。嘯聚不散。高皇削平。竟虛其地。禁民勿入。夫亦周終徙洛。漢不復豐。惡其淵藪。遂作邱墟。然而鄖處萬山林箐叢密。地旣紆迴。利堪樵給。流民生長。莫隸版圖。家占土田。不知租稅。此亦桃源之於武陵。五丁之於蜀道矣。流聚旣多。遂生雄長。天水泥丸之志。尉陀坐大之形。劉通以臂力號。劉千斤。石龍以妖讖號。石和尚。憲宗之世。僭號改元。唐鄖荆襄騷然不靖。白圭以大司馬出督。五道俱進。敗之南漳。懸軍深入。焚其中營。千斤獻俘闕下。而臨陣斬獲者。萬有餘人。蹂亂走死者。不可勝算。兵威懲創。於斯烈矣。旣而劉長子。又以餘黨復聚巫山。圭發師掩捕。連營入討。食盡援窮。誘殺渠帥。獲縛者復六百餘人。而上猶命縱兵誅勦。必無噍類。示不臣之炯鑒。明天威之莫犯也。旣而李鬍子。又以餘黨搆亂荆襄。項忠主勦尤力。徧召土兵進營竹房。陳俘二千。

編戍滿萬。乃史稱其草薶良民。枕藉山谷。戍多道死。尸棄江干。項羽盡屠外黃。晉楚遂築京觀。不是過也。然而流民入山就食。雲集如前。大臣悔禍。始議更張。洪謨著流民之說。文會有三事之陳。原傑乃披榛履險。宣布慰問。於是山東之民扶杖聽詔。河北之老流涕觀軍。入籍者十一萬三千。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各占曠土。竝輸賦役。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鄖陽巍然重鎮矣。鄭國成渠。秦溉萬頃。受降河外。唐築三城。國寶慢藏。利器誨盜。非惟棄險。實啓戎心。故一介之吏。賢於十萬之師。擾鋸之民。勝於組練之甲。然後知飲至凱旋。稱俘獻廟。當時虔劉我赤子。抑又何多也。原傑崎嶇布置。竟以勞卒。萊公雷竹。叔子峴碑。視死人如刈。以爲己功者。吾又以傑爲百世如生也。

卷三十九

平藤峽盜

憲宗成化元年春正月。兩廣蠻寇亂。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蠻將軍。都督僉事和勇爲游擊將軍。擢浙江左參政韓雍右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率兵討之。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尙書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盪。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繞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嵒岬巖巖。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蓋有孤藤渡峽。礮如徒杠也。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也。諸蠻以此爲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

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仙人關。九層崖。其極險隄者。峽以南有牛腸。大岵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閒。爲力山。力山之險。倍藤峽焉。又南則爲府江。周遭蓋六百里。其中多冥巖奧谷。層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獠人。藍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獠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獠亦憚之。景泰中。獠渠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朝廷方北患瓦剌。未遑也。天順中。益縱恣。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燬。兩廣守臣皆待罪。至是。兵部尙書王竑言。峽賊爲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譬之驕子。愈恤愈啼。非撻之流血。啼不止。浙江左參政韓雍有文武才。以討賊屬之。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勇略可任。故有是命。閩外之事。一以屬雍。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夏六月。韓雍至南京。會諸將議進兵方略。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由庾嶺入廣東。而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延。出而所至與戰。是煽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地。南可以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心腹既潰。諸處之賊。假息遊魂耳。何煩於逐乎。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燬。所謂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秋七月。韓雍大軍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出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軍中股栗。九月。大軍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